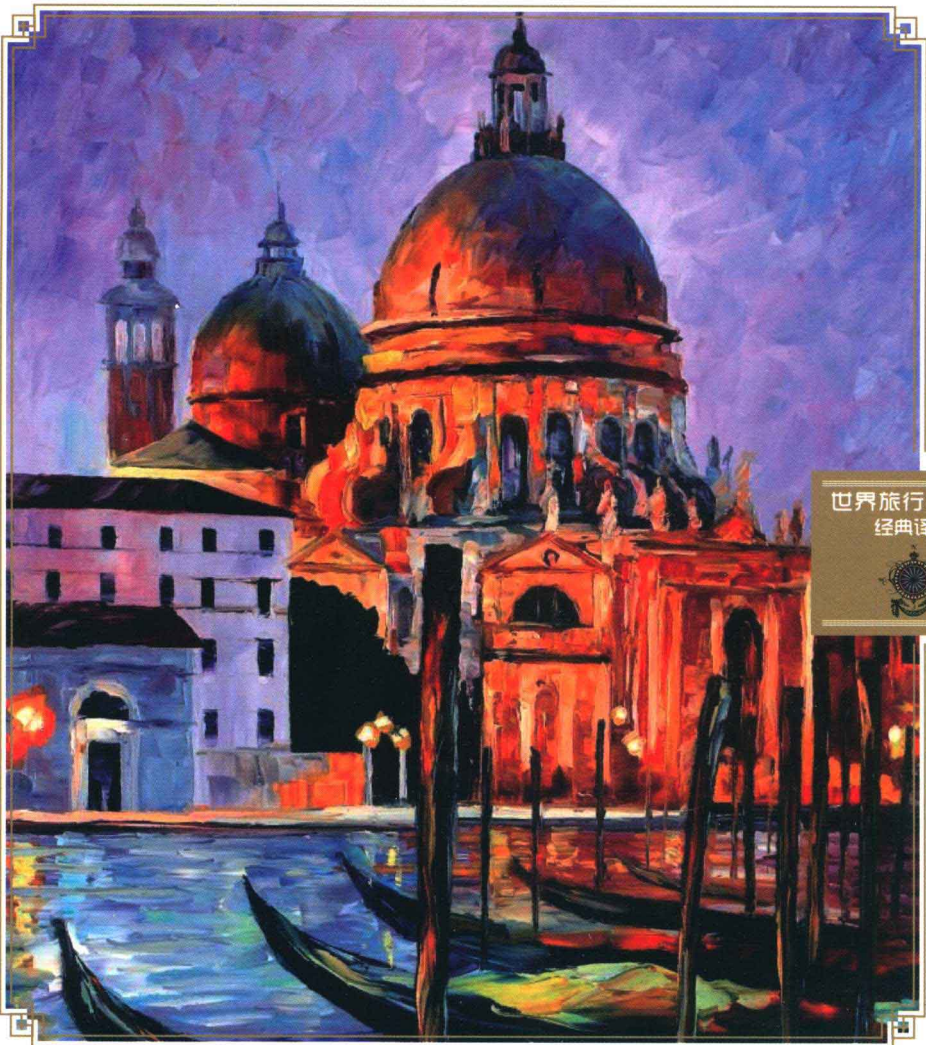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旅行与探险
经典译丛



The Road to Oxiana

前往阿姆河之乡

〔英〕罗伯特·拜伦 / 著

顾淑馨 /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The Road to Oxiana

前往阿姆河之乡

〔英〕罗伯特·拜伦 / 著

顾淑馨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往阿姆河之乡/(英)拜伦著;顾淑馨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(世界旅行与探险经典译丛)
ISBN 978-7-5321-4975-9

I. ①前… II. ①拜… ②顾… III. ①游记-中东
IV. ①K937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6624 号

出品人: 黄育海 陈 征
项目统筹: 姜逸青 徐如麒
选题策划: 潘丽萍
责任编辑: 秦 静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前往阿姆河之乡

[英] 罗伯特·拜伦 著
顾淑馨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sm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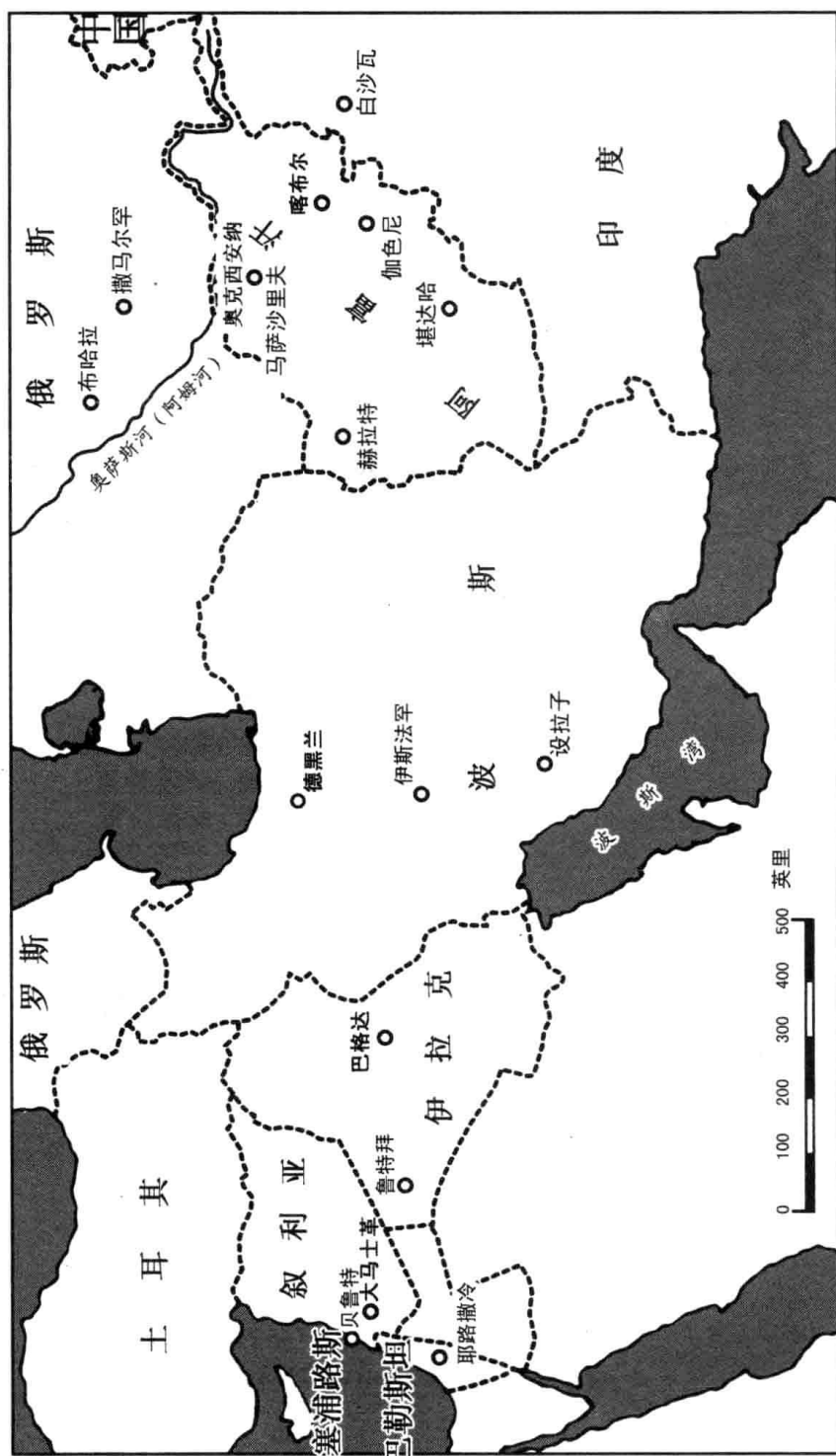
总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字数 228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75-9/I·3904 定价: 39.00 元

第一部



威尼斯，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——在此做一头快乐的懒猪：比起两年前住在久戴卡岛^①那家小旅馆的经验，这次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改变。早上我们去了丽都岛^②，从快艇上望去，总督府远比坐在贡多拉中欣赏美丽多了。在这么平静无波的日子里下水，肯定会是全欧洲最糟糕的体验：水热得像岩浆，一个不小心烟蒂就会流进嘴里，更别提成群结队的水母了。

利法尔来晚餐。伯蒂说，所有的鲸鱼都有梅毒。

* * *

威尼斯，八月二十一日——仔细参观了两座宫殿，一是以提耶波洛^③的壁画《埃及艳后的盛宴》(*Cleopatra's Banquet*)闻名的拉比雅

① 久戴卡岛(Giudecca)，威尼斯最大的附属岛屿，位于市区南边。

② 丽都岛(Lido)，威尼斯附属小岛，著名度假胜地。

③ 提耶波洛(Giovanni Batista Tiepolo, 1696—1770)，意大利画家，十八世纪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，以大型壁画著称。

纳(Labiena)宫,一是布满围幔和皇室照片、如迷宫般叫人喘不过气的帕帕多波里(Pappadopoli)宫。我们在哈利酒吧(Harry's Bar)暂时逃离文化的重压。结果引起一阵骚动,听到不太友善的招呼声:英国佬来了。

晚上又回到哈利酒吧,老板用香槟加樱桃白兰地调成的美酒款待我们。哈利悄悄告诉我们:“一定要用最烂的樱桃白兰地来调,味道才对。”我们手上这杯就是。

在此之前,我跟这位老板只在猎场上见过面。这会儿他身穿绿背心、白外套,感觉有点陌生。

* * *

威尼斯,八月二十二日——乘贡多拉到圣洛可(San Rocco)教堂,丁托列多^①的《耶稣受难像》(Crucifixion)让我震慑不已,我已经忘了这幅画。有列宁签名的旧访客名录收走了。在丽都岛时,微风扬起;海水荡漾、沁凉,不见任何杂物。

我们乘车到马康坦塔(Malcontenta)喝茶,它位于一条跨越泻湖

① 丁托列多(Tintoretto, 1518—1594),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。

的新公路旁，泻湖则挨在铁路边。虽然每本介绍帕拉迪奥^①的书都会提到这个地方，但是当兰兹伯格在九年前发现这里的时候，它简直是一栋废墟，没窗、没门，只是个储藏农产品的仓库。兰兹伯格把它改造成一处宜人的住所。大厅和客房的比例之完美，宛如一首数学韵诗。换作别人，一定会把它漆得金碧辉煌，然后堆满所谓的意大利家具和古董商垃圾。可是兰兹伯格却只用了当地生产的普通木材加以装潢。整栋建筑除了蜡烛之外，没有一样是“有历史”的，而之所以用蜡烛，纯粹是因为没电使然。

在外观上，有人对房子侧面的设计有意见，也有人喜欢批评它的背面。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无可挑剔的。它代表了一种典范，一个标准。你可以分析它——再不可能比它更层次分明的了——却不能质疑它。我和黛安站在门廊下的草地上，看着落日余晖将设计上的每个层次映照得更为澄澈动人。能在这栋代表欧洲人智慧结晶的建筑物前向欧洲道别，真是再完美不过了。黛安说：“人不应该远离文明。”她知道自己站在理字上。我陷入郁闷的情绪。

屋内，蜡烛已经燃亮，利法尔独自舞着。回程路上风雨交加。拨好闹钟，该睡了。

① 帕拉迪奥(Andrea Palladio, 1508—1580)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，其作品以一种理想化的抽象形式，呈现出明晰简洁的特质，堪称史上模仿者最多且极富影响力的建筑泰斗。

* * *

“意大利号”，八月二十六日——身材魁梧、蓄着胡须的船夫，依约在清晨五点来接我。所有的城镇在黎明时分都一样，即使是牛津街^①，当它空无一人的时候，也有一些美感，此刻的威尼斯显得没那么目不暇给、难以消受。给我一个罗斯金^②当年初眼见、没有任何铁路的威尼斯；要不就给我一艘快艇和举世的财富。真人博物馆实在可怕，例如荷兰外海那些依然穿着传统服饰的岛屿。

这艘船自的港(Trieste)启航之际，首次出现在《旧约》中的景象仿佛又重演了。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正要往赴巴勒斯坦。这厢是一位年高望重的犹太拉比^③，他那正宗的髻发和小圆礼帽，是他每个年满八岁以上的门徒的标准打扮；另一边，是一群穿着光鲜海滩服的孩子，借着歌声来压抑他们的情绪。群众挤在船下目送他们离去。随着船只缓缓开动，大伙暂时忘却了失踪的行李或被别人占去的位子。

① 牛津街(Oxford Street)，伦敦著名的平价购物大街，平日总是人潮汹涌。

② 罗斯金(John Ruskin, 1819—1900)，英国知名的散文家、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改革家，著有《威尼斯之石》等书，对当代的文学及美学发展影响甚巨。

③ 拉比(rabbi)，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、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。

拉比跟扈从的长老们突然无力而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；孩子们唱着庄严的圣歌，以凯旋般的节奏反复高诵着耶路撒冷。岸上的群众也跟着唱和，一路随送到码头尽端，然后站在那儿直到船只消失在地平线上。这时，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侍从长拉尔夫·斯托克利也赶抵码头，却发现船已经开了。他气急败坏的表情和赶搭快艇自后追赶的插曲，化解了紧绷的气氛。

一阵北风在碧蓝的海面泛起白色浪花，也让船舱下那些精力充沛的犹太人安静了下来。昨天我们驶过爱奥尼亚群岛(Ionian Islands)。那熟悉的海岸看似荒芜、没有人烟，但在晚霞的映照下却显得秀丽无比。我们从希腊的西南角转向东行，经过卡拉马塔(Kalamata)海湾，来到马塔潘岬(Cape Matapan)，上次我看到这座海岬，是从塔泰图斯(Taygetus)山往下眺望，在远方海水的衬托下，宛如地图上的一角。此刻，岸上向阳面的岩石映着夺目的金光，阴影面则似罩着雾般的蓝纱。夕阳西沉，希腊的轮廓逐渐模糊，欧洲最南端的灯塔开始闪烁。绕过这个海角，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海湾，这里是万家灯火的吉海恩(Gytheion)。

斯托克利谈起有关他上司的一则轶闻。他的上司在波尔战争^①中双腿中弹，在原地躺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才获救。当时腿部中弹

① 波尔战争(Boer War)，波尔人为荷兰裔的南非人，曾于一八八〇至一九〇二年与英国两度发生殖民战争。

的人很多，因为波尔人的瞄准点很低。有些人不幸阵亡，秃鹰立刻集结在他们四周。只要受伤者还能动，不管多么吃力，秃鹰都不会近身。一旦他们无法动弹，眼睛就会被活活啄出。斯托克利上司曾向他描述过当时眼看着秃鹰就在几英尺之外盘旋、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情。

今晨，圣托里尼^①的双峰划破火红的黎明。罗德岛就在眼前。明天中午我们将抵达塞浦路斯。在那里我有一星期属于自己的时间，等候木炭车队(Charcoal-Burners)于九月六日抵达贝鲁特。

* * *

塞浦路斯：凯里尼亚，八月二十九日——这座岛屿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，丰富到给人某种心理负担。在尼科西亚^②，新的政府大厦取代了在一九三一年暴动^③中遭到摧毁的旧大楼。大厦外置有一门加农炮，那是一五二七年英王亨利八世送给耶路撒冷的圣约翰修会(Order of St. John)的礼物。炮上镌有都铎王朝的纹徽。但是一九二八年为纪念英国统治五十周年所铸造的纪念币上，采用的却是狮心

① 圣托里尼(Santorini)，又作 Santorin，希腊岛名，现称锡拉(Thera 或 Thira)岛。

② 尼科西亚(Nicosia)，塞浦路斯首府。

③ 一九三一年暴动，长期致力于争取与希腊合并的希裔塞浦路斯人士，于一九三一年发起一连串反英暴动，结果两位塞籍主教和暴动首脑均遭递解出境，英政府开始以严法统治塞岛。

王理查^①的徽饰，他于一一九一年征服此岛，并在此完婚。我在拉纳卡(Larnaca)上岸。公元四十五年，保罗与巴纳巴斯^②曾在几英里外登陆。拉撒路斯^③长眠于拉纳卡。肯恩主教(Bishop Ken)的两个侄儿伊恩(Ion)和威廉(William)也埋骨在此，他们分别死于一六九三年及一七〇七年。关于塞浦路斯的最早记载，首见于公元前一四五〇年的一则埃及人的记录。公元十二世纪末，吕济尼昂家族^④的统治与璀璨文化使它名扬四海；许多背景迥异的作家争相为其国王彼得一世撰写专书，包括薄伽丘^⑤和圣阿奎那^⑥。一四八九年，凯瑟琳·科纳罗王后^⑦将王权交给了威尼斯人，八十年后，最后一任威尼斯指

-
- ① 狮心王理查(Richard Coeur-de-Lion)，即理查一世(1157—1199)，英格兰国王(1189—1199)，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(1191)，成为后世传奇中的骑士楷模，返国途中被奥地利俘获，以重金赎身后再度加冕。后在反对法王腓力二世的战争中负重伤而亡。
- ② 巴纳巴斯(Barnabas)，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地方人士，在公元四十五年与使徒保罗一道促使塞岛总督皈依基督教。
- ③ 拉撒路斯(Lazarus)，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，耶稣曾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参见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一及十二章。
- ④ 吕济尼昂家族(Lusignans)，于十二世纪末从圣殿骑士团手中接下塞浦路斯的统治权，在为期三百年的统治期间，创造了塞岛史上文化最为灿烂的时期，然而对塞岛人民而言，这却是一段最屈辱卑微的时期，因为该家族的统治者极力压榨农民，并强迫属于东正教的塞浦路斯教会接受一位西方主教的管辖。
- ⑤ 薄伽丘(Giovanni Boccaccio，1313—1375)，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兼人文学者，著有《十日谈》(Decameron)等书。
- ⑥ 圣阿奎那(St. Thomas Aquinas，1225—1274)，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兼哲学家，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，著有《神学大纲》等书。
- ⑦ 凯瑟琳·科纳罗王后(Queen Catherine Cornaro)，吕济尼昂家族最后一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遗孀，威尼斯人。

挥官遭到土耳其人活活剥皮的酷刑。接着是三百年默默无闻的岁月，直到《柏林条约》^①将它租借给英国。一九一四年，英国正式将之并入版图。

这里的景观较接近亚洲，不似其他希腊岛屿。地面因冲刷而泛白，仅偶一可见的葡萄园或黑色棕褐色的山羊，能为这单调贫乏的景色增添些许颜色。连接拉纳卡到尼科西亚的是一条干净的柏油路，两旁植满了木麻黄与丝柏。但强风使树木长不高，每天下午都会由海上吹来又强又热的疾风，推动附近无数风车。这些薄铁片构成的骨架矗立在城郊的树丛中，它们集体发出的嘎嘎声构成岛上主要的声乐。远处山峦绵延不断。极目所见皆笼罩在一种特殊的青紫色光芒中，使四周的景物显得益发清晰，每一只漫步的山羊，每一株角豆树，在白垩土的衬托下，都是那么的突出，仿佛是自立体镜头中看出去的画面。

从纯欣赏的角度，这里的确很美，但要实际在这里生活，却是极为艰苦。这里连花也很少见，目前的季节里只有一种小日光兰，颜色是“灰色”的，其枝叶摇动时宛如摆动的幽灵，希腊人称之为“蜡烛花”。山峦的北面，介于尼科西亚与海岸之间的土地，就比较适于人居。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的，看来较为肥沃，山上的梯田种着角豆树。我经过时正是收割旺季，壮丁负责用长杆子打下果实，妇女把豆子装入袋中，再用驴子驮走。角豆主要供出口制成牛饲料。它的外观像

① 一八七八年英国在柏林会议上以防止俄国扩张为名，向土耳其租借塞岛。

干硬的香蕉，吃起来，我觉得像含有葡萄糖的门垫。

我去拜访尼科西亚总主教，请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基提^①的教士。他的侍从十分冷漠，因为该教会正带头反英^②，他们也无从知道我曾英国的报纸上为他们的立场辩护。不过总主教本人虽然年高耳聩，却似乎很高兴有客人来访，并命秘书缮打信件。打好后，属下拿来一支已经沾好红墨水的笔，他依据五世纪时罗马皇帝芝诺赋予的特权，签下了“+Cyril of Cyprus”(塞浦路斯领主)^③。这项特权后来一直遭到该岛的俗世总督僭夺。土耳其总督这么做是为了激怒当地居民，英国总督则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头衔。

今晨，我去贝拉帕斯(Bella Paese)看那里的修道院。我的司机顺道去探望住在附近村子的未婚妻。她和她的婶婶准备了咖啡和核桃蜜饯供我品尝。我们坐在阳台上，在一盆盆罗勒和康乃馨的簇拥下，

① 基提(Kiti)，塞浦路斯岛东边的小镇，镇上教堂的镶嵌画美不胜收，乃六世纪时东罗马帝国时代的杰作。

② 塞浦路斯的希裔居民长期以来一直视希腊为母国，并在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下极力争取与希腊合并，但遭岛内土裔居民反对，一九三一年支持合并的运动者引发一连串严重的暴动，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强力镇压，将两位塞籍主教和暴动首脑人物递解出境，并在岛内推行严法统治。

③ Cyril在希腊文中有神授领主之意。公元四八八年，罗马皇帝芝诺(Emperor Zeno)赋予塞浦路斯教会独立于安提阿主教长(Patriarch of Antioch)的权力，自此之后，塞岛的总主教不但将这种独立自治的权力运用在宗教事务之上，更运用于政治之上，历代的总主教皆手执代表王权而非教权的权杖，并以象征帝王的紫色墨水署名。

望着下方的村落屋宇和远方的海洋。婶婶的儿子才两岁，不断推着椅子，口中高喊：“我是汽船，我是汽车。”等到真正的汽车载着我离去后，他失望得嚎啕大哭，直到山下都还听得到。

下午在城堡附近，有人指了一位头戴白帽、胡须斑白的绅士，告诉我那是杰弗里先生。由于他负责保管岛上的文物，我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。他的态度十分保留。为改善气氛，我提到他写过一本有关凯里尼亚围城史的书。他回说：“我写过很多东西，没办法都记在脑子里。不过，你知道吗，有时候再翻开来看看，我发现它们都还‘蛮有趣的’。”

我们继续走向城堡，看到一群囚犯正在努力地胡乱挖掘。我们出现时，他们已放下铲子，脱掉衣服，从边门跑出去，跳进海里，进行他们的午泳。杰弗里先生说：“很快活的日子。他们只有想休息的时候才来这里。”他拿出一张十三世纪的地基平面图，这些地基就是这些囚犯们挖掘出来的。他解说得口干舌燥，于是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喝水。“水最糟糕的一点，”他说，“就是让人觉得好渴。”

* * *

凯里尼亚，八月三十日——我骑着一匹巧克力色、耳朵足足有十八英寸长的驴子，往位于山上的圣希拉利恩堡(St. Hilarion's Castle)走去。我们把驴子和它的同伴，一只灰毛骡，一起拴在城墙上。灰骡背的是一只巨大的希腊双耳瓶，内装冷水，上覆角豆叶。陡峭的道路和

阶梯带领我们穿梭于礼拜堂、厅房、水池与城楼之间，最后来到最高点的平台和建于台上的瞭望塔。在银光闪闪的悬崖峭壁及长不高的绿绒松树之下，山势陡降三千英尺，直达沿海平原。平原上一望无际的暗红土色，点缀着无数的小树丛和它们的影子。在六十英里外碧蓝大海的另一边，隐约可见到小亚细亚及托鲁斯山脉(Taurus Mountains)的轮廓。有如此壮丽的景色为伴，就算是遭到围攻，也足堪告慰。

* * *

尼科西亚(五百英尺高)，八月三十一日——“因故须延后一周定十四日抵贝城已知会克里斯多夫停驶非设备之过。”

于是我又多出一周时间。我打算去耶路撒冷。“设备”(plant)，我想是指以木炭为燃料的装置。想到字字千金的电报费用，我猜一定是该装置出了问题。否则，何必多此一举地加以否认呢？

多年前，在希腊驻伦敦公使馆里，有人介绍我认识一位身着长袍、神情紧张的年轻人，他的手里拿一杯柠檬汁。他是亚述教会的主教长马席孟^①阁下，此刻他正流亡塞浦路斯，于是我利用今天早上到新月

① 马席孟(Mar Shimun)，一九〇八年生，是亚述教会(Assyrians)，亦即所谓的东方教会的主教长，同时也是亚述人的主要领袖。亚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支持英法等协约国对抗土耳其政府，并获得战后支持其建国的允诺，没想到战争结束后，英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背弃诺言，将亚述人置于伊拉克的统治之下。一九一八年亚述人遭受库德族领袖屠杀，一九三三年马席孟家族遭伊拉克政府流放至塞浦路斯，此即下文所谓英国外交背叛的背景。

饭店(Crescent Hotel)拜访他。出现在我眼前的他,体格结实,蓄着胡须,身着法兰绒长裤,操着英国大学出身者特有的腔调(他是剑桥毕业的)跟我打招呼。我向他表示慰问,他则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:“我曾向法兰西斯·韩福瑞爵士^①表示,巴格达的报纸几个月来一直在宣传要对我们发动圣战。我问他能否保证我们的安全,他说可以,种种等等。四个月前他们把我关进牢里,尽管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,但他依然毫无动作。离开这里以后,我打算到日内瓦去陈情,种种等等。他们不顾我的抗议,硬用飞机把我送出来,但我可怜的子民怎么办,被强暴、被机关枪扫,种种等等,我不知道。”种种等等。

这是英国外交政策背叛史上的又一案例。它有终结的一天吗?亚述人固然不易于驾驭,但马席孟想要表达的是,英国当局明明知道,或是有足够的管道可以知道,伊拉克人打着什么算盘,但是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以防患未然。我同意他的看法。

* * *

法马古斯塔,九月二日——此地有两个城镇:希腊人居住的瓦罗莎和土耳其人居住的法马古斯塔。中间连接着英国人居住的郊区,里面有政府办公室、英国俱乐部、一座公共花园、无数的别墅和我下榻的萨伏依饭店(Savoy Hotel)。法马古斯塔是旧城,城墙紧挨

① 法兰西斯·韩福瑞爵士(Sir Francis Humphreys),当时的英国驻伊拉克大使。